

# 是日宜

情愛推理殺人系列（二）

棟森  
著

# 殺人



跨媒體創作人 |

鄭丹瑞先生（旦哥）

全力  
推薦

本書售出所得收益 不扣除成本全數捐予認可慈善機構

情愛推理殺人系列(二)

# 是日宜殺人

棟森



代序	4
寫在最前	5
故事內容	6
後記	189
感恩	191

Contents

目錄

## 【代序】

我和林棟森的緣份，始於九十年代的一個紅館大show，他是編劇，我是司儀。之後各自忙碌，人生各有軌跡，直到多年後再遇，我已經步入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他則成為老師與作家。收到他盛意拳拳的邀請，請我為新書寫序，我心中既感動又榮幸。他在信中提到：年過半百，去白事多過紅事，生命的無常讓你心生唏噓，於是萌生出書的念頭，不扣除成本，把收益全數捐助病人。阿森，我想告訴你，這份心意不單是善舉，更是你人生智慧的結晶。能夠「有條件」而「無條件」地付出，是一種福氣，也是一種力量。你說「施比受更有福」，這句話在你身上得到最真實的印證。能為你的新書寫序，讓我也能沾到這份福氣，心中滿滿。願你的文字，既是生命的印記，也是溫暖的火光，照亮更多有需要的人。祝新書大賣，善念流傳，讓這份愛延續下去。

鄭丹瑞

跨媒體創作人

二零二六年三月

【寫在最初】

我叫林棟森，做了記者差不多三十年，剛退休。（詳情可參看前作《殺人別急》）在這鐵腳馬眼神仙肚的日子，有些點點滴滴，好想和大家分享。第二件，是發生在天水圍心聲盲人學校，整件事情，能否界定為「馬拉松殺人事件」，到今天仍不能下定義！順帶一提，我的第二位女朋友，亦會在本故事亮相。（一笑）

（為配合故事情節，故事中提到香江銀行馬拉松的歷史及路線等資料，純屬虛構。）

(一)

(十五年前)

「對不起，對不起，細龜哥！」

話未說完，已經手起刀落，第一刀先把頭連頸斬下來。看着細龜哥已沒有痛苦的表情，繼續把雙手雙腳砍掉。

「細龜哥，多謝你，只有你才可成全我，多謝，因為我也許明天就看不到你了。」  
隱約看見切下來的斷肢，終於可鬆一口氣了。準備清理現場，把工具收拾起來之際，發現忘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。

看着死者的屍體，竟然這麼大意，忘記……忘記細龜哥還有一條尾巴。  
於是立即動手，補上一刀。

(二)

淑敏離開了棟森，已經差不多六個月了，棟森對她仍念念不忘，究竟淑敏是否仍在美國呢？棟森很想找她，但每次拿起電話聽筒，想傳呼她時，總是……最後還是把聽筒放下。

棟森這半年，只是拖着疲累的身軀回到報館工作，行屍走肉，沒有靈魂，故意在人前裝出頹廢的樣子。鬚，沒有剃；覺，睡不好。有時整天滴水不沾，甚麼也不吃，但隔天卻暴飲暴食，這樣下去，體重已較之前脹了十公斤。

今天棟森又坐在報館發呆。

「森仔，好了，夠了。」成叔從茶水間走出來，對棟森說：「你還想這樣下去？淑敏已走了半年，你就足足頹廢了半年。若敏妹看見你現時這個模樣，滿臉鬍子，像個虬髯客，那就更加一定絕對不會回心轉意，年青人，『天涯何處無芳草』，喂！幹活的，老總出來了。」

看見成叔又走入茶水間，而老總真的出來，於是棟森就繼續扮作忙着。棟森知道成叔剛才的一番話，都是着緊自己，但棟森的心裏還是惦念着淑敏，要一下子忘掉初戀情

人，談何容易！

此時翔哥穿着運動服回來，滿頭大汗，坐下即取杯溫水喝。翔哥看見棟森，立即拿着水杯走過來坐在棟森對面。

「翔哥，早呀！」棟森沒精打采的說。

「森，不要再這樣自暴自棄了，年青人，不要蹉跎歲月，不要再為一株樹木而放棄整個森林，大學生，這個簡單的道理你也應該明白的。」

棟森雙眼無神，失去焦點的望着翔哥。

「不如跟我去跑步？」

「不要開玩笑了？」棟森傻眼的望着翔哥，「跑步？你意思是要我做運動，哈，我只會對着電腦，敲打鍵盤，這樣十隻手指算不算做運動呢？」自嘲完，有氣無力的伏在案頭。

「精神點，現在是上班時間。」翔哥續道：「明天跟我去跑步，早上六時在報館後街的籃球場等。要穿運動服，若沒有跑鞋今天放工就去買，就這樣決定。」翔哥說完就去茶水間找成叔。

## 是日宜殺人

棟森自言自語：跑步，下一世再說吧！要我早上六時起牀，更加沒可能，我是睡到日上三竿的一族，不知已經多年未曾見過太陽伯伯了。總之，跑步，無——可——能——

(三)

棟森未到六時正已在籃球場等翔哥。

棟森不知是甚麼原因，今天異常早起，還已經穿上了昨天才買的新跑鞋。翔哥卻姍姍來遲，一看見棟森，就立即上下打量。

「你看，穿上整套運動服，多麼醒神。昨天已猜到你一定不會爽約的，」翔哥邊笑邊說：「這樣才是年青人嘛！」

棟森只好低頭不語，繼續胡亂做熱身運動。

跟着翔哥跑不了兩個圈，棟森已經上氣不接下氣，躺在地上喘個不停。翔哥繼續跑了約十分鐘，一臉氣定神閒走到臉色蒼白的棟森身旁。

「有空就天天來練習，」翔哥邊飲水邊說：「你相信我，三四個星期之後，你不跑就會渾身不舒服，到時你會主動約我跑步，到時……到時和你去郊區跑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翔哥已開始繼續跑圈，仍喘着氣的棟森只得側着頭看着翔哥。

「等我！」棟森拍一拍胸口，就追上去。

(四)

八十年代初，政府銳意發展天水圍，打造成一個能夠容納大約十四萬人居住的新市鎮。發展之初，仍有農地、魚塘，可謂鳥語花香，確是跑步的好地方。

遠處一輛日本房車駛來，見三個男子下車。首先從後座下車的男子，驟眼看似五六十來歲，挺着大肚皮，一拐一拐走在最前。之後汽車前座走下一個戴眼鏡的年青男子，而司機則是個高大、身材健碩的肌肉男。

「要成叔這麼早就出來呼吸新鮮空氣，真的不好意思，罪過罪過。」年青男子雙手合十的向着大肚皮男子道，之後伸伸懶腰。

「森仔，你知就好，」健碩男子搶着回應：「成叔只會應酬你，可知成叔多麼心疼你。」棟森望着剛說話的翔哥，尷尬尷尬地搔一搔頭，又再伸伸懶腰。

「哈哈！」男子摸摸自己的大肚皮：「其實我也想出來透透氣，更何況是森仔叫，」向着棟森續道：「我也想想看看這兩個月來，你跑步有什麼進展，聽亞翔說你進步了不少。」棟森點一點頭。他知道成叔肯出來，全是關心自己。

三人沿着小徑行上一座小山坡，雖然成叔走起路來稍微一拐一拐，但行動極之便捷，絕不遜於一般年輕小伙子，包括現在一起行上山坡的棟森。

站高一點，飽覽群山，整個天水圍平原盡收眼底。棟森是首次踏足天水圍，所以特別雀躍，頓覺心曠神怡。他左看看，右望望，環顧四周，發現山下的正前方有一座建築物，但因距離實在太遠，看不清楚是什麼來的。

「那是不是一所學校？或是宿舍之類。」棟森指着前方的建築物好奇一問。

「兩者皆是。這個……成叔一定最清楚。」翔哥看着前方建築物，回答道。

成叔喝一口手中拿着的礦泉水道：「這所是心聲盲人學校，那年開幕，應該是……最少有十年了，我也有來採訪。」

「不會吧？要成叔山長水遠來採訪？」棟森皺眉疑惑。

「是當時和成叔十分熟稔的新界高官，硬要拉成叔來出席盲人學校的開幕儀式。實際來採訪的，正是我本人。」

「亞翔所言非虛，我當時真的有和不同部門，不同階級的官員打交道，也常常採訪他們，所以慢慢熟絡，建立了一定的友誼。」成叔再喝一口水，摸摸鼻子續道：「當時政府有意在天水圍興建一所盲人學校，政府和原居民就持不同意見，當然政府是計劃興

建，居民則強烈反對，所以有一段時間是雙方拉鋸，甚至發展至官民衝突。不過……我記得……後來應該是太平紳士從中斡旋，協調政府和當地鄉紳及村民，風波才得以平息，事情最終順利解決。」

「你都猜想到為什麼爭議能夠這麼快就可平息。」翔哥向着棟森說。

棟森微笑點點頭。

「這間盲人學校有提供寄宿服務，這點在當時是很特別的。」

「成叔說得對，以前不是有這麼多地方可寄宿的。」翔哥鯨吞半枝礦泉水，「天水圍，以前是很偏遠，真的很偏遠的地方。我記得開幕當天，成叔就有嘉賓車接送，而我，當日好像要攀山越嶺般，多次轉車才能到達。」

棟森展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，心想：以前天水圍的交通真的這麼不方便嗎？棟森再望清楚這間盲人學校，覺得這所學校面積也不算小，最少擁有一個籃球場。他再望清楚，發覺學校後方不遠處有一個墳地。

「鬼呀！」棟森大叫。

## (五)

「鬼呀！」小丁大喊。

「這不是鬼，這是蚊。」左手拿着龜殼的男子一字一字道。

「葉姑娘不是說在我們的牀邊已掛了蚊帳，怎麼還會有蚊？永輝哥，社工是不會說謊的。」

「葉姑娘沒有欺騙我們，小丁子，這裏是天水圍，是郊區，蚊蟲當然特別多。我們現在在宿舍，你自己摸一摸窗子，窗子有沒有關上？」永輝邊說邊聽着蚊子飛行發出的聲音，用感覺來拍打牠們。

「沒有關上。」小丁拿着白手杖走近窗邊，已感到微風吹來。

「所以蚊子就是從窗子飛入來。」永輝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應該拍中了一隻蚊子，因為他感到手掌心濕漉漉的。永輝繼續隨着蚊子發出的聲音，用感覺去追打餘下的四隻蚊子。

「永輝哥，今次一共會有多少隻蚊子？」

「五隻。我今早用龜殼占卜，不會有錯的！」

「永輝哥，那麼你繼續拍打蚊子，謝謝你。我要多睡一會，昨晚被牠們疲勞轟炸，無法入睡。」說罷小丁順手把窗子關上，返回牀上，已第一時間把被子蓋過頭。

「不要再睡了，要起來梳洗了，你忘記楊主任說今天早上在禮堂有一個歡送會。」

「對呀！我想起來了，要歡送葉姑娘呀！」說時把被子拉下，露出半張笑臉。

## (六)

「什麼鬼？白天不要胡說！」成叔高聲喝止棟森。

棟森指着學校後方不遠處的一個墳地。成叔及翔哥順着棟森所指方向望去，果然看見……

「森，是人來的，不要瞎說。」三人之中，翔哥眼力最好，續道：「霎眼間，好像是有兩三個黑影在飄浮，你再仔細看一看，應該是三個人在談話。」

「不是談話，是訓話才對。」成叔斬釘截鐵，「我們現在就是談話，大家平起平坐。你看看他們，當中一個趾高氣揚，指手畫腳，其餘兩個只是低着頭，還不時不停點頭。」

棟森覺得成叔觀察入微，實在有太多東西要向他學習。

「亞翔，認不認出發號施令那人？」

「很面熟，我應該曾經採訪過他。」翔哥撐大雙眼望去，皺着眉，努力的想着。

「還記得『魚翅撈飯』的那段日子嗎？股災之後，就是他伯爺的公司最快彈起，重回行內手執牛耳的地位。直到今天，仍是數一數二的地產龍頭公司。」成叔娓娓道來。

「對呀！我想起了，他就是含着金鑰匙出世的集團行政總裁，年青有為的魏——俊——少——，肯定是他。」

「哦！真的是他嗎？他真的年青有為，我看過一些年鑑，他有一年拿了一個什麼的……香江十大傑出青年獎，他做了很多慈善公益。」棟森徐徐道來。

「真的是年青有為，森仔，你要以他為榜樣。」翔哥調侃。

「一個集團的行政總裁，頻頻出現在報紙上的財經版，處事低調，真的相當勤力，是實幹派。森仔，你真的要向他學習。」連成叔也調侃一番。

「學習他『指手畫腳』、『發號施令』？」棟森反擊。

## (七)

「我魏俊少做事，是否需要你這兩個拍馬屁教呢？」

站在俊少旁邊的二人唯唯諾諾，低頭不語。

「你們兩個跟我看清楚，」俊少指着前面的墳地，「動動你們的人頭豬腦，想辦法將這些移走，」再指着前方的盲人學校，「那裏也要移走，用什麼方法，什麼手段也好，我不理過程，我只要結果，我魏俊少要發展這大塊地皮。」

「俊少，這是墳地，這是學校，不易……」

「我還未說完，不要打斷我的說話……」俊少扯高嗓子，「如果容易搞……你們不要忘記，你們兩個每月人工多少呀？是否需要我教你兩個拍馬屁的怎樣做？總之，我不理你們兩個用什麼方法，我要天水圍這塊地皮！」

「係，俊少。」二人無奈，只好連連點頭。

「你兩個拍馬屁的，對呀，你們是兩兄弟，你倆拍馬屁，搞不到天水圍這塊地皮，就給我自動消失！」說罷俊少怒氣沖沖快步向山下的盲人學校方向走去。

二人一臉無奈，只好緊跟隨其後。其中一個較年青的，低聲不忿氣，「二哥，馬屁前馬屁後，我們是姓『楊』的，不是姓『馬』！」

「不要給俊少聽見。」另外一個做出別作聲的手勢。

## (八)

棟森及翔哥在山坡跑了差不多四十五分鐘，成叔就獨自在做八段錦，不過他有留意俊少他們三人的舉動。成叔嘟囔着，覺得俊少親自出馬來到天水圍視察，一定有重要任務，究竟有什麼搞作呢？回頭返報館問一問老總，是否收到甚麼風聲，有哪間地產公司搞什麼大動作小動作呢？我們報館可以做個什麼的……獨家的……地產專題。成叔想得入神，棟森二人已運動完畢，站在成叔後面。

「哈哈，成叔，想什麼呀？」棟森咧嘴而笑。

「翔，開車先找個地方吃早餐，之後返報館，找老總有事談一談。」成叔懶理棟森。翔哥開動車子，棟森從倒後鏡看到景物不斷向後移，思緒不其然在想着：這兒沒有高樓大廈，只有矮矮的房子，工地、魚塘以及幾間小型的塑膠廢料回收工廠，相信只要發展商在這裏大興土木，肯定面目全非，轉瞬間就會換成高聳的摩天大樓了。棟森可能今天起得早，在車上漸漸進入夢鄉，在半夢半醒之際，他下意識知道自己是第一次來到天水圍，但不知何故，總覺得這裏的一草一木，似曾相識！特別是那間盲人學校……有一個身影從課室走出來，是淑敏……真的是淑敏！

# 是日宜殺人

成叔一邊打着呵欠，一邊看着有數滴口水從熟睡的棟森嘴角流出來。笑一笑，就繼續閉目養神了。

不一會，三人已回到市區吃着豐富的早餐。

## （九）

今天主角是葉姑娘，所以她特意在唇上塗了一點口紅，也化了個淡妝，穿上一套紫色裙及黑色高跟鞋。葉姑娘往禮堂去，因為她仍要到禮堂打點一切，黑色高跟鞋發出咯咯的聲音。不遠處有一對白色的高跟鞋，一步一步跟着這對黑色高跟鞋。

葉姑娘可能太專心於一會兒的歡送會，沒有留意身後有人跟着她。葉姑娘到達禮堂，看到工友在搬椅子。

「四婆，辛苦了！謝謝你呀！」

「葉姑娘，不要跟我客氣，今天是歡送你的大日子。」

「謝謝。」說完葉姑娘立即幫手把食物美點放在長桌上，之後又與四婆排列椅子，弄得一頭大汗。

穿白色高跟鞋的少女一直站在禮堂門外，凝視着葉姑娘。

「是王姑娘嗎？」楊主任剛巧經過禮堂門外，問這個穿白色高跟鞋的少女。

「是呀！你……你是舍監楊主任？」

「原來真的是王姑娘，」楊主任笑着說：「你不是說過今天沒空過來的嗎？」

「臨時找同事調了崗位。」王姑娘伸一伸舌頭。

「太好了，和你入禮堂看看準備情況吧！反正歡送會仍有一段時間才開始。」

二人走入禮堂。

葉姑娘聽到推門聲，回頭看看，見到楊主任後面跟着王姑娘，喜出望外，立即上前拉着王姑娘的手。

「實在太好了，竟然見到你，還以為今天你來不到。」

「歡送葉姑娘，一定要抽空出席……還有一些工作交接要請教你呢。」

「太客氣了，歡送會後你有沒有空可多留一會？那時我們可以再談談工作上的交接安排。」

「可以呀！」王姑娘笑着回答。

「一會兒在歡送會上介紹同學給你認識，他們十個全部都很可愛，很親切。」

王姑娘微笑着連連點頭。

「你們再慢慢閒聊，我有別的事情忙着，待會再見。」楊主任說完就離開禮堂。

禮堂剩下兩位姑娘及校工四婆。

「讓我也來幫忙一下。」王姑娘準備捲起衣袖。

「不用，不用。這些工夫讓我來幹活便可。」四婆老實不客氣的說。  
兩位姑娘微笑着。

(十)

心聲盲人學校樓高兩層，地下樓層主要是宿舍、活動室、禮堂及飯堂。學校一共有十名視障寄宿學生，年齡介乎十歲至二十歲，因為各同學眼睛有毛病的情況都不相同，所以為了安全起見，幾乎全部活動都集中在地下樓層及籃球場。而二樓主要是教職員辦公及住宿的地方。

早上十一時，心聲盲人學校的鐘聲響起，十個同學從宿舍徐徐往禮堂去，因為他們知道此刻是要歡送社工葉姑娘。十個同學當中，有九人是拿着白手杖，緩緩前行。對於宿舍到禮堂的路線，他們已瞭如指掌，十分熟悉，可以自己前往，不需導師協助。沒有拿白手杖那位，卻拿着龜殼——他就是學生張永輝。

## (十一)

成叔和老總談了半天，從編輯室出來，剛巧碰到棟森採訪回來，馬上叫着棟森。

「森仔，老總收到一些資料，認為『天水圍』夠資料可做。老總說，亞翔跟俊少，你就跟盲人學校那邊，兩面夾起來做一個專題。」未等棟森回應，成叔已一個箭步走入他的專座——茶水間。

棟森想着：採訪天水圍心聲盲人學校，該怎樣入手好呢？還是等翔哥回來，先和他商量一下，定下方針，免得重複，浪費了人力物力。

此刻負責跑突發的翔哥也回來了，棟森馬上把採訪天水圍的事情告訴翔哥。說畢，棟森等着翔哥的回應。翔哥聳聳肩，一連打了兩個呵欠，蹙一蹙眉頭。

「好，就將死馬當成活馬醫。」

「什麼死馬活馬呀？」棟森真的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，兩眼圓睜睜的看着翔哥。

「訪問俊少有一定難度。」

「他不是好好先生嗎？待人接物，彬彬有禮，來者不拒。」

「以前是，但因為他兩年前被某記者坑了，所以他現在對於訪問會特別小心謹慎，未必再接受傳媒專訪。」

「那麼我們……」

未等棟森說完，翔哥已一溜煙的走入茶水間，因他估計成叔會在那裏歇歇。

報館上上下下，都有這麼一個不成文的共識，就是在採訪上，遇到什麼奇難雜症，第一個要找的，並非老總，而是地位超然的成叔。

## (十二)

楊主任看見十位同學已齊齊整整的坐在禮堂，其他職工也準備就緒，於是就正式開始今天的歡送會。

「今天大家的心情都十分矛盾，有開心，但又傷感，就是服務了我們多年的葉姑娘，今天要離開我們，開展新的生活，她要結婚了。恭喜恭喜！」

此時掌聲雷動，掌聲拍得最熱烈的，就是學生苑兒，她眼眶還凝着依依不捨的淚水。

「我相信大家都捨不得葉姑娘。」楊主任繼續道：「葉姑娘，和大家……和大家說幾句。」楊主任也一度哽咽。

「我其實……真的捨不得大家……我要結婚了，」葉姑娘咬着下唇，兩眼通紅的望着十個學生，「我很掛念大家，天下無不散之筵席，」拉着旁邊的王姑娘，「王慧琪姑娘會接替我的工作，大家可放心。」

「王姑娘美麗嗎？」學生小丁忽然大喊道，引得哄堂大笑。

「當然。王姑娘樣貌娟秀，一雙眼睛清澈動人，左邊還有淺淺的梨渦。今天是穿着粉紅色連身裙，白色高跟鞋。」葉姑娘一邊側頭打量王姑娘，一邊仔細描述。

「葉姑娘太誇獎了。」王姑娘靦腆，「我反而想趁這個機會來認識大家。」

「好，讓我來。」葉姑娘先指着剛才衝口而出的那個剪陸軍裝的男同學，「這個是小丁。」

「小丁，你好。若我沒猜錯，看樣子你應該是十四、五歲。」

「王姑娘猜對了，真的美貌與智慧並重。」小丁說話時總是漏風，因前面上排牙齒有兩個門洞。

「小丁，無禮貌，總是愛開玩笑。」葉姑娘續道：「坐在小丁旁邊的是他姐姐苑兒。」

「我會記着，面圓圓，束馬尾，前額留海的就是苑兒。」

之後葉姑娘繼續介紹其他同學，到了最後一位。

「這個同學叫張永輝，是我們學校唯一一位不需拿白手杖的同學。」

王姑娘露出詫異的表情。永輝站起來，向王姑娘站着的方向點一點頭。王姑娘也點頭微笑回應，看着這位年青人，估計不超過二十歲，面尖尖，輪廓分明，若不是眼睛有毛病，不失為美少年。

「永輝同學，為何拿着龜殼呢？」王姑娘好奇一問。

「這個不是龜殼，它有專有名堂的，叫『細龜哥』，是用來占卜的。永輝哥的占卜是很靈驗啊！」小丁搶着說。

「小丁子，不要胡說。」

「永輝哥，真材實料怕什麼？」

「永輝，有機會真的要讓我開一開眼界。」王姑娘笑着說。

「永輝哥，即席表演給王姑娘看一看？」小丁慫恿着。

好勝的永輝也想在眾人面前一展身手，於是搖一搖「細龜哥」，口中唸唸有詞：「兩個兩個不是男」。

「一會兒進入禮堂的，是個女性，名字有個『四』字。」永輝一字一句，氣定神閒的唸出。

話未說完，四婆已拿着刀子進來，見到楊主任即向他說：「刀子洗滌了，可以用來切蛋糕了。」

「謝謝四婆。」楊主任點點頭。

王姑娘心忖：真的有占卜這回事嗎？「兩個兩個不是男」，她嘗試從字面去理解——兩個兩個即是二加二，就等於四，不是男性一定是女性，從這句推算到四婆會進

來，是否太神奇？還是有些少取巧？他根本知道四婆這個時候，會拿刀子來給葉姑娘切蛋糕用？王姑娘想得入神之際，原來葉姑娘已把蛋糕切好，正在分配給各同學享用。

「王姑娘，這是你的。」楊主任遞上蛋糕。

「楊主任，其實我想問永輝的占卜……」王姑娘接過蛋糕。

此時剛巧有一位同學差點被跌了在地上的蛋糕摔倒，楊主任馬上上前幫手扶起同學，沒空回答王姑娘。

## （十三）

翔哥和棟森看着成叔，成叔終於放下電話。棟森知情識趣，立即端上剛泡好的茶。

「成叔請喝茶。」之後也端上一杯給翔哥。

「你們兩個明天可以去採訪魏俊少了，是——兩點半鐘，千萬千萬不可遲到，謹記。」  
「不是說過不會再接受任何媒體訪問？」棟森喝一口自己泡的茶，因太熱，一不留神，燙傷了嘴唇，也把茶濺到桌上，十分狼狽。「明午採訪是否需要穿西裝？還有……」

未等棟森說完，成叔翔哥二人笑着入老總室。

(十四)

歡送會接近尾聲，王姑娘和同學們交談甚歡，進一步加深了解他們，她覺得同學很可愛，很純真。她忽然醒起，不是早前約了葉姑娘在歡送會後跟進交接工作？此時在禮堂卻看不見葉姑娘，真奇怪。

「楊主任，請問看見葉姑娘嗎？」

「可能……她……」楊主任未回答得上，已經跌跌碰碰的被幾個學生推去了另一邊，繼續談談笑笑。

於是王姑娘只好四處張望，看不見葉姑娘的蹤影，就走出禮堂看看。在走廊的盡頭，好像看見兩個身影，於是走上前。

王姑娘向前行，好像看到苑兒摟着葉姑娘在哭。

「你再想清楚，你再想清楚……無論怎樣……」

王姑娘隱約聽到應該是葉姑娘在說話。

苑兒聽到腳步聲漸近，立即用力握着葉姑娘的手。葉姑娘明白苑兒的意思，馬上終止話題。

「王姑娘，找我？」葉姑娘轉頭看到王姑娘走近，展現親切的笑容。

「對不起，是否打擾你們？」

「沒有……我捨不得葉姑娘而已。」苑兒搶着回答。

王姑娘點頭表示明白的意思。

「苑兒，王姑娘剛剛點頭表示明白。」

王姑娘此刻才醒起，苑兒是看不見自己的動作。

「王姑娘，不如我們先送苑兒回宿舍，之後再到教員室談談工作細節。」

「好呀。」

苑兒拿着白手杖回宿舍，兩位姑娘跟隨其後。

## 【後記】

（若好奇心大的讀者想先看後記，大可放心細看，因為這部分不牽涉故事內容。）

第一本小說《殺人別急》出版後，讀者看完，都會問有沒有第二集？第二集的內容是否延續下去？哪些情節是真？哪些是虛構出來的？

更有朋友看完，按自己的姓氏或名字，似尋找「百家姓」遊戲，把自己代入書本的角色，對號入座。之後就用質問口吻，為何「我」在書中有這樣的遭遇？為何「他」可以逍遙法外？

更有位朋友說已看了兩三遍，還會繼續看，我由衷感謝之餘，誰知話未說完，原來朋友是要替我找出錯字來……（一笑）

也有讀者說看了大半，已猜到誰是凶手，索然無味。其實，有沒有想過，凶手提早呼之欲出，是作者故意的，目的為後半部分的情節服務，是要突出人世間的矛盾：王校長難得爬到高位，卻被人翻出一頁頁的黑歷史；靈堂上學生何湘寧家屬向行凶者致謝；高材生劉雙雙一個錯誤的抉擇，害了自己及同窗，無可挽回；以為幫助行凶者的岑老師，必然有回報，卻只換來一年的愉快日子。而最弔詭的是，只有讀者才有全視角，知

道真相。書中的各人物，比如主角淑敏，也被校長蒙在鼓裡，一直與真相擦邊。

還有一點挺有趣的，不知讀者有沒有留意，在故事的初頭，主角淑敏和劉雙雙等三位同學其實在雅閣餐廳初見，但彼此只是茶客，互不認識。淑敏在當時更覺得她們的中學生涯多麼幸福，可以有零錢嘆下午茶，但往後二人再相遇，及往後的遭遇，再往後的命運，更大相逕庭。真的似佛家所言：緣起緣滅。

亦有讀者疑惑為何書名用「殺人」二字？是否鼓吹殺人？

多謝讀者一連串問題，想要解答的，就是「殺人」問題。這本《是日宜殺人》及前作《殺人別急》書名均有「殺人」二字，筆者實為一介文弱書生，豈敢鼓吹殺人，相反，希望大家珍惜生命，活在當下，追求精彩人生。

至於這本《是日宜殺人》，表面是有關地產霸權的故事，地產商不擇手段是為要低價奪得地皮，然而不擇手段，又豈只地產商，兄弟姊妹為自身利益，更會不擇手段，君不聽過「兄弟鬩牆」的故事嗎？

讀者看完這本《是日宜殺人》，若有任何意見，歡迎透過社交媒體告知本人，分享你的獨特見解，讓我細看自己的不足。是次賣書所得收益，跟上次一樣，全部不扣除成本，全數捐給本港認可慈善機構。在此衷心多謝您這位善長仁翁！

【感恩】

鄭丹瑞先生

人稱「旦哥」，要用幾十字來描述旦哥，真的像「一部廿四史，不知從何說起」，原因是旦哥辦數多，是娛樂圈及文化界的多面能手，主持、演員、電影監製、電台唱片騎師等，無不涉獵，且辦辦皆精。聽《小男人週記》廣播劇成長的我，冒昧找旦哥為新書寫序，其實心中忐忑，因為旦哥熱愛工作、樂於公益，忙得不亦樂乎，豈料當旦哥知道出書全為慈善，二話不說就答應了。在百忙之中為小弟寫序言，實屬感激，可見旦哥宅心仁厚，愛心滿滿。

鄭丹瑞先生，感謝您！

書 名 是日宜殺人  
作 者 棟 森

責任編輯 Patrick Lim  
美術編輯 Dawn Kwok

出 版 紅出版(青森文化)  
地址：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  
出版計劃查詢電話：(852) 2540 7517  
電郵：editor@red-publish.com  
網址：http://www.red-publish.com

香港總經銷 聯合新零售(香港)有限公司  
台灣總經銷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 
地址：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  
電話：(886) 2-8227-5988  
網址：http://www.namode.com

出版日期 2026 年 5 月  
上架建議 推理小說  
I S B N 978-988-8972-08-1  
定 價 港幣 98 元正／新台幣 390 圓正

八十年代初，政府銳意發展天水圍，某地產商行政總裁魏俊少想捷足先登，趁地皮仍乏人問津時趁低吸納。不惜一切手段，甚至製造鬼怪謠言，使該區地價下跌，就大舉掃貨。

無巧不成話，位處天水圍的心聲盲人學校，此時屢屢傳出怪異事件，有幾位學生更於生日會前夕聽到「殺人計劃」，就在整間學校瀰漫着死亡陰霾之際，「殺人計劃」竟被人移花接木，究竟……？記者林棟森能否層層拆解，在電光火石之間找出真相，阻止命案發生……

ISBN 978-988-8972-08-1



9 789888 972081 >



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

紅出版文化平台

加入我們：[www.red-publish.com](http://www.red-publish.com)

Mod<sup>mo</sup>E<sup>®</sup>

上架建議：推理小說

定價：港幣 98 元正 / 新台幣 390 圓正